



— 记录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—

投稿、投图(原创首投)

◎邮箱:wanbaoxieshou618@163.com

◎电话:0379-65233680

生活百态

视角

◎郭德诚

我住的小区,多是自建房,房租便宜,常有人来租。那天,来了个小伙子,想租我家的顶楼。他背着个画夹,说学校有食堂,他一个人住,不起火。早年我也画过两笔,看到画夹,多了几分亲切,就同意了。

也许在这儿住久了吧,我没觉得这儿有啥可画的,被小伙子搬上画布后,那小院,那白杨,那胡同,那行人,笼罩在淡淡的夕阳下,真还透出几分世俗的美。

老魏来收垃圾费,说,这个月,你得按两户交。我说这咋能算两户,就多了一张床。他说不交也行,垃圾站也不远,你自己送吧。我一听就火了,自己送就自己送。

那天我去扔垃圾,出门被老张拽住,他夺过垃圾袋放在门口,拉着我就走,说他孙子做满月。我喉咙疼,席上没喝酒,临走,老张硬塞给我两瓶酒。

回到家门口,垃圾袋没了。小胡同干干净净的,铺满了阳光,道旁的树叶哗哗作响。肯定是老魏,我心想,这酒给老魏送去吧。到他家,他老伴儿说他一早就下乡了,我问,垃圾谁扔的?她说就那点活儿,不算事,她一趟就拉完了。

第二天碰上了老魏,我俩都哈哈笑起来。他手一摆,啥都别说了,丢人,回头我请你。

绘画有个单点透视法:物体,离自己越近,越大;越远,越小,最终是灭点。物体的大小,随远近而定,而不是真实的大小。我和老魏,当初都是单点透视,一根筋地顶,其实,真不算个事。

(作者系瀍河区夹马营社区居民)

香一瓣

老搪瓷碗

◎宋海洋

1997年6月,洛阳三师校园迎来又一个毕业季。

大家如脱笼之鸟,飞往马路旁的公交车上。

我背着行李,准备出寝室门时,一眼瞥见室友们的搪瓷碗,擦成“梯子”,仿佛在踮脚望着窗外,焦急地等待主人“浪子回头”,带它们一起走。

背包里的搪瓷碗“咣当”响了一声,敲在我的心坎上,似乎在恳求我:“带上兄弟几个吧,相伴之情难割舍啊!”

那个年代,便于洗刷和保存的搪瓷碗,是学生们的标配。它们从小卖部来到学校,陪伴我们度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,让我们吃饱喝

足,生龙活虎,怎么能把它们丢弃呢?我放下背包,把它们和我的两个搪瓷碗放在一起,带回了家。

随着时光流逝,岁月的刻刀把它们雕得破损不堪,最后连盛装物品也难以胜任,只好与破铜烂铁一起,被送到废品收购站……

其中有一个搪瓷碗,一直被当茶碗用,保存得比较好。每次端起它,我都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,内心甜蜜。

前两天,这只搪瓷碗被家里的猫撞翻在地,摔得遍体鳞伤。我不忍抛弃,默默地把它藏到角落,打算春天装上土,种一株植物,继续陪我度过春夏秋冬!

(作者系宜阳县张坞镇元过小学教师)

流光碎影

甜甜的苹果

◎梅旒

清理冰箱时,发现了一个红苹果,不知放多久,表皮皱巴巴的。在丢弃的一瞬间,我不由想起小时候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那时我上小学,也就八九岁,正是吃饭不知饱的年纪,父母辛苦劳作也就只能顾住一大家子的一日三餐,根本没有余钱给我们买零食。小孩子馋啊,没有钱买零食,就自己找吃的。

有一天放学,老远就闻到一阵香气,我循着香气一路找,终于在供销社门口的一个斜坡上找到了,那是一堆已经烂掉的苹果散发出的香气!

我惊喜不已,赶紧取下书包,蹲在地上用小手扒拉那一堆烂苹果。其实说烂,只是每个

苹果上多多少少有几个黑色斑点而已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,在袖口蹭了蹭,就咬了一口,一股清香甘甜的汁水顿时充满口腔,这是何等的幸福啊!由于吃得急,汁液顺着下巴流到脖子里,凉丝丝的,也顾不上擦。

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拥有这么多苹果,虽然是烂的,但依然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把剩下的还没有完全腐烂的苹果装进书包,到家后用小刀剝掉烂的部分,再清洗干净,数了数,有二十多个呢!尽管每个苹果都被我剝得“千疮百孔”,但丝毫不影响我心情的良好。

如今,苹果对我来说早已不是啥稀罕物,但那些苹果的甜,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清楚。

(作者系中油一建员工)

舌尖滋味

香香的芝麻盐

◎梁玉琼

前几天母亲说要来看孩子们,来的时候带了一瓶芝麻盐,满满的一大瓶,看分量足有一两斤。吃饭时,我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放到面条里,哎呀,满口咸香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!孩子们干脆直接拿着小勺子一勺一勺舀着吃,边吃边说:“妙啊!”逗得母亲哈哈大笑。

开心之余,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做芝麻盐。因为芝麻难拾掇,偌大一块地收的芝麻也只有小小一袋,还要榨油分送亲朋。每次母亲都留下一碗,将烙饼锅烧热后倒入芝麻,烘焙熟透后,倒入蒜臼捣成末,撒上几层盐,拌匀,芝麻特有的香气便浓浓地飘散开来。不管是捞面条、糊涂面还是稀饭,只要放上一勺芝麻盐,一碗饭就变得喷香。

我上学的时候因为走读,早上时间紧,只

来得及喝一碗稀饭,全靠芝麻盐下饭。在浓稠的玉米糝汤里放两三勺,呼噜噜喝一大碗,全身都暖烘烘的了,冬天的早晨仿佛没那么冷了。

记得一个冬夜,我下了晚自习,哆哆嗦嗦地走回家。厨房里橘黄的灯光下,母亲正忙着给父亲做饭——外出做活的父亲回来了,傍晚在河东快道下车,过了伊河桥,天擦黑才走到家。笊子上搁着一叠刚烙好的饼,一层面一层芝麻盐一层葱花,金黄金黄的。我拿起一块热乎乎的饼,迫不及待地咬一口,芝麻香里混着葱油香,真是美极了!

望着母亲刻着皱纹的笑脸,我沉浸在无数个冬日晨昏里飘着芝麻香的时光。

(作者系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)